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三

哈佛大學哈佛藥劑  
圖書館珍藏印

東莞陳建輯著  
秀水卞世昌校正

辛亥洪武四年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  
濠田若干頃佃戶一千五百戶守墳人戶一百五十戶  
儀仗戶二十家仍詔善長董建中都宮殿○以右丞相  
汪廣洋為左丞相參知政事胡惟庸為右丞○詔給賜  
公侯徐達等臨濠田地佃戶守墳人戶儀仗戶各有差  
○賜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  
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况北邊荒漠之地冰厚雪深



皇明通紀卷之三

三十八

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紬  
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  
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上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  
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  
獲引咎在躬况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  
○二月廣德侯華高卒追封巢國公塑像功臣廟○新  
策試進士吳伯宗等及第出身有差伯宗撫州金谿人  
○周德興率指揮胡海等進兵取蜀之龍伏隘進奪覃  
崖溫湯關○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桑植芙蓉洞及  
覃崖茅岡寨○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籍其軍馬錢

糧之數并遼東州郡地圖遣使奉表來降 上嘉其誠  
遣斷事官吳立持詔往諭置遼東指揮使司於得利羸  
城以益同知指揮事○上以諸將伐蜀久未報捷復命  
永嘉侯朱亮祖為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大會征進  
○四月傅友德等進兵克蜀階州文州先是友德受命  
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青川果陽空  
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  
騎五千為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  
州蜀守將偽平章丁世珍率眾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  
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珍遁去遂克階州兵至文州

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都督汪興祖躍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遂拔文州○楊璟等進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其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僞丞相戴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益兵爲固守計壽等於鐵索之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爲飛橋三於上平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鐵銃等物傍橋兩岸復置砲以拒我師於是璟遣指揮韋權帥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某出白鹽山下逼

夔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扼江之衆璟戰不利赤甲白塩之師亦退還歸州湯和廖永安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傅友德旣克階文遂進兵渡青川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友德遂克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克階文猶恃漢水以自固及聞造舟進取益震恐戰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線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友德舟師進逼漢州僞守將向大亨悉兵戰於

城下友德選驍騎突擊敗之時偽丞相戴壽在瞿塘關友德兵下漢江乃留鄒興等守瞿塘而自與其太尉吳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既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兵敗衆必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迎擊壽兵大敗遂拔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梁士達等百餘人壽與大亨奔回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追擊之又大敗其衆擒殺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詔免江西兩浙今年夏稅秋糧○時湯和等師駐大溪口欲俟水平方進上聞之恐其逗遛緩事適傅友德報捷使至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

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悞事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五月詔至廖永忠遂帥所部先次奮夔府偽平章鄒興等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陣前陣既接乃遣後軍兩翼傍出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衆○六月永忠至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鉄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飢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

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  
墨葉渡分爲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  
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  
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旣而將士昇舟出江  
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  
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砲火筒夾擊大破之其將鄒  
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鉄索擒僞同僉蔣  
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筭飛天張鉄頭  
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府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  
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永忠

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  
君臣大惧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  
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柰何  
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  
破心碎豈能效力若驅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也  
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請永忠納款永  
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會永忠以  
兵至朝天門外明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羣臣奉表  
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慰撫下令將士不得  
侵掠送明昇赴京師○七月傅友德克成都先是友德

進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率衆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  
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指揮李英等以毒矢火器衝之  
象中矢却走自躁其陣壽兵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  
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  
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鬪志舉城降成都  
平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下州縣之未附者至崇慶僞  
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寧執吳友仁蜀地悉  
平得蜀金寶玉冊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路府七  
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  
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論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

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  
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  
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  
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無但碌碌取充位而已也○  
尚書詹同陶凱及協律郎冷謙等制宴樂九奏樂章成  
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天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  
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  
九曰樂清寧先是 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腴詞以爲容  
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 上之命  
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



皇明通紀卷之三  
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誼說淫褻之樂悉屏去之○冷謙字啓敬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瑟工繪畫元末以黃冠隱居吳山頂上飄然有塵外之趣國初召爲太常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裁定謙常遇異人傳仙術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于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慎勿多取過分許之乃于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

蓋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將至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逮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汝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暨至御前上問之輒于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自是不復見移檄四方物色之竟不能得

按所載冷啓敬事與漢左慈絕相類似涉誕幻然觀

劉伯溫嘗為啓敬賦吳山泉石歌張三丰題其所繪蓬萊仙奕圖則其人固有仙風道骨且事蹟散見于震澤長語雙槐歲杪皇明題要諸書紀載頗詳則其事固不可謂無也

立徐王廟于宿州王姓馬 高皇后父也 后正位宮闈乃追封為玉母鄭氏為徐王夫人以無他繼嗣因立廟于太廟之東歲時致祭既而 上以稽典禮古無其義于是乃命有司即王所居州鄉立廟設祠祭署每歲春秋奉祭○置定遼都衛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為都指揮使先是遼陽劉益既來降授官未幾故元平章洪

保保馬彥聲共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左丞房嵩擒彥聲殺之保保走故元將納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等權衛事良佐遣使械送殺益逆黨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至京且言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為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鎮撫軍民 上以立與良佐嵩俱為遼東指揮既而本衛復奏言納哈出據金山擾邊為患乞益兵為備 上以遼東新附人心未安非大為之防無以保固疆圉杜絕侵軼于是乃置都衛以雲與旺為都指揮總轄遼東諸衛軍馬鎮禦時遼東反側尚多雲等由登萊渡海頓兵金州招降故元叅

政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嚴  
設守備一方遂安○八月 上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  
基條荅上言以爲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  
少濟以寬 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  
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  
也

按殺運直至永樂靖難後始除

南番暹羅國王參烈昭昆牙渤泥國王馬謨沙三佛齊  
國王哈喇禮八刺十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貢○  
日本國王良懷遣使朝貢○守禦北平華雲龍統兵至

雲州緝知故元平章僧家奴營于牙頭夜分精兵襲之  
突入其營擒僧家奴盡俘其士衆駝馬復至上都大石  
崖政克劉學士等寨擊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虜衆  
悉北奔又遣指揮孫恭等領官軍口北招諭故元惠王  
伯都不花儲王伯顏不花宗王伯帖木兒太尉蠻子等  
并部下將士悉降獲金寶二金印一金字團牌九銀字  
團牌二皆送京師 上喜賜伯都不花等第宅幃幔什  
器衣服有差○明昇及其官屬至京朝見制赦其罪封  
昇爲歸義侯賜居第京師 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傳  
廖二將之功

草木子記後以海舟載明昇同歸德侯陳理往高麗飄飄然入于海矣

十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惧心朕常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寔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寔上聞○平蜀諸將班師還京論功賞傅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段二十表裏餘將士各有差以楊璟無功不賞又詔汪興祖以有過從征沒于下事仍授以原封侯爵賜鈔券

子孫世襲

壬子洪武五年正月 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爲故元遺孽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所據恃遠弗臣遣翰林待制王禕行參政吳雲持詔往招諭之○廣西右江諸州蠻寇叛亂命江陰侯吳良爲征南將軍帥師討平之○發兵戍遼東命靖海侯吳禎總舟師數萬由登萊轉運以餉之○復召用薛顥 上謂丞相汪廣洋曰永城侯鈇券便造與之券成 上給賜顥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永城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議征沙漠 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

未了其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其二統兵王保保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聞音問今遣汝等分道征之於是命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等副之出大同趨河林宋國公馮勝爲征西將軍傅友德陳德爲副總西道兵出臨洮攻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爲征虜前將軍顧時韓政曹良臣爲副領東道兵出北平攻上都每路兵十餘萬共四十萬○徐達等兵入沙漠糧運不繼師疲而還馮勝等遇元岐王兵于別力薦山力戰敗之斬首數千級西取甘州趨西涼敗元將失刺罕之兵至永昌又敗元將朵兒只巴於虎刺罕口獲羊馬駝共十餘萬進拔

肅州元平章不花戰死降大尉鎖納兒等獲馬萬疋至瓜沙州敗其守將獲羊馬二萬取亦集乃路敗俞寶兵勝等分布戍守阨塞關塞而還○李文忠等兵擣應昌進可溫河至哈刺莽來虜連遁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韓政駐輜重于驢駒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土刺河元將哈喇張蛮子列騎以待文忠督兵與戰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厲遂力戰虜却追至騁海虜來益衆文忠據險爲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衆文忠患之至哥

今麻思出野尋水脈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  
軍賴之乃爲文殺牲以祭顧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迷  
失道糧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奮厲獨引麾  
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遂掠其輜重羊  
馬還士卒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入與虜  
戰沒事聞 上痛悼之追封安國公塑像祭于功臣廟  
○三月給僧道度牒令僧道錄司造周知冊頒行天下  
寺觀凡遇僧道卽與對冊其父兄籍告度日月如有不  
同卽爲僞僧○令山西北平河南山東各造獨轆車一  
千八百輛以備軍用○夏辰州一十八洞及九溪九渡

水米坪散毛柿溪等洞蠻夷作亂連結相扇侵掠旁郡  
命衛國公鄧愈爲征南將軍楊璟爲副率兵討平之凡  
克四十八洞○復命江陽侯吳良率寶慶衛指揮胡海  
等攻銅鼓五開潭溪曹滴騰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處蠻  
先誅其首惡撫其餘黨使復業凡平峒寨二百餘所皆  
編戶附籍自是溪洞蠻夷畏威懷德輸租稅奉法令地  
方遂安○五月 上以海內晏安思化民俗以復于古  
乃詔各有司舉行鄉飲酒禮○六月句容縣民獻嘉瓜  
二同蒂而生禮部尚書陶凱奏曰禎祥寔由聖德 上  
曰朕寡德不敢當之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

之人應之於朕何與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  
禎也○秋琉球國瑣里國各遣使朝貢○十月詔免應  
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今年秋糧○十二月內使奏增  
飼虎肉 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  
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  
之○以宋濂為太子贊善大夫先是濂坐失朝降編修  
改司業又坐考祭孔子禮遲慢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為  
禮部主事遂擢是職

癸丑洪武六年正月置六科給事中掌叅駁糾劾之事  
○徵孔克表為翰林修撰克表温州平陽人孔子五十

五代孫也博學薦行前元至正戊子進士○黜丞相汪  
廣洋為廣東行省叅政以柔奸怠政也後竟賜廣洋死  
○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於禁中命選舉  
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河南解額內選張唯等四名  
山東解額內選王璉等五名并各省共十七名 上召  
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青皆擢翰林院編修命入堂中  
讀書詔儒臣宋濂桂彥良分教之命光祿日給饌每食  
與 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  
時賜白金鞍馬寵錫甚厚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  
練習政事蔣學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等皆拜給事中

○桂彥良浙之慈溪人被薦召爲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上嘗從容諮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忿愆是務去時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犯必誅無輕貸者蓋卽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之意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柰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他日彥良侍上曰卿何官曰正字上曰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

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彥良受知于上如此○命宋濂等類編歷代藩王事跡名曰昭鑒錄以示諸王○詔科舉暫且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大軍出鴈門西北循長城外傅友德爲前鋒虜聞之絕塞而遁追獲故平章孛羅帖木兒○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諭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



治者為其有賢人而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  
文藝之足稱者宜令有司採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  
用之以圖至治○奪誠意伯劉基祿先是基言於上  
溫處之間有地曰談洋僻絕崑險民多負販私益萃逋  
逃為梗宜設巡檢司蒞之基又言郡縣豪猾吏當治使  
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先關白中書時胡惟庸行丞相  
事恨之適有旨逮豪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尚書吳雲怵  
吏誣基善祖地以談洋距山面海有王氣欲圖為墓地  
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遂為成案以奏上  
下之有司惟庸請加以重辟又欲逮基子璉獄上皆

不聽惟奪其祿而已既而基入朝謝恩遂居京師不敢  
歸○以臨江侯陳德為總兵節制諸軍仍出塞外敗虜  
兵于二岔擒偽副樞失剌罕等七十餘人師還駐陝西  
秋師再出合戰於亥刺河大敗其眾斬首六百級擒偽  
僉樞忻都等五十四人○七月以左丞胡惟庸為右丞  
相中書陳寧為御史大夫○真臘國上忽兒那遣使來  
朝貢○命宋濂搜萃歷代奸臣之蹟編為辨奸錄分賜  
太子諸王○八月命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詔  
西番土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賜印俾  
因俗為治以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

師分設烏思藏其朵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其酋長自是番僧有封為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金章誥命領其人民間歲朝貢○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諭中書省臣曰憂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作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功亦甚難集朕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飢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造作之士宜加給米五斗衣一襲庶不致飢寒也○詔禁四六文辭先是 上命儒臣擇唐宋名

儒表箋可為法者遂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 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為天下式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寔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間文體日衰駢儷綺美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近時若詔誥章表之類仍蹈舊襲朕嘗厭其彫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寔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誥諭臣下之辭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按國初凡在外司府州衛等衙門所進表箋皆令學

官爲之當時以聲音字樣犯嫌諱而被誅者甚多後來遂令翰林撰爲定式如 聖節冬至正旦賀表之類臨時惟書謄以進而已其他如謝除官謝頒賜表之類一切革去不用以省繁文至今便之

詔翰林修撰孔克表御史中丞劉基秦府紀善林溫以恒言註釋羣經時 上留心經籍以爲經之不明傳註害之傳註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乃詔克表等取羣經要言析爲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諸儒臣未達註釋之義親製論語解二章以賜俾取則而爲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曰羣經類要

天順目錄云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不襲故常每排朱文公集註當呼爲宋家迂濶老儒因講論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辨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有禮義勝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辨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爲專治之而欲精之爲害也甚豈不謬哉 聖祖說經簡易明白如此

十月涼州虜爲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  
乃之地斬其渠帥也速兒擒斬其部落甚衆又招降僞  
國公吳把都等萬八千人○李文忠將兵屯代縣出朔  
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  
等更定大明律先是 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有乖  
中典命儒臣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止擇  
其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宜則親爲損益務求至當至  
是復有是命○十一月律成宋濂撰表以進○潞州遣  
官貢人參 上謂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  
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往年金華進

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耘耔割獲之  
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  
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  
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于遠方  
取珍物甚得貽謀之道也○十二月故元雲南梁王殺  
我使臣王禕吳雲等先是禕奉詔至雲南見梁王君臣  
諭之曰 皇上聰明神聖隆啓大業作君萬邦皆天命  
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  
來諭意今能祇若明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  
按堵如故高爵厚祿身名俱全柰何欲以一隅爲中國

抗哉不聽館于別室數日又諭曰予將命遠來非爲身  
謀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耳曾不聞乎  
元綱解紐陳友諒據荆湖張士誠據吳會陳友定據閩  
廣明王珍據全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悉膏鉄鉞惟爾  
元君北走以死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  
之地不煩一刃而天下大定當是時先服者賞後者戮  
及宗嗣乃今自料勇悍強獷孰愈陳張土地甲兵孰愈  
中國度德量義孰愈天朝推亡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  
廢誰能興之不然 皇上命將將龍驤百萬會戰於昆  
池爾如魚遊釜中不亡何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

有降意改館禱等厚待之會故元太子自立乎沙漠遣  
使脫脫徵糧雲南且欲連兵以拒我脫脫覘知梁王有  
二心因以危言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禕知不免謂  
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與副使吳雲俱被害  
按王子充有濟世之才不獨文名而已使柄政事業  
當有可觀不幸厄于雲南弗獲展其志君子惜之

甲寅洪武七年春建閣江樓于京師之獅子山山在金  
川門內 上昔屯兵立黃赤二幟破陳友諒之所也樓  
成 上親爲之記○命曹國公李文忠駐代縣遣將各  
出至三不剌者擒其平章陳安禮木屑飛至順寧陽門

者斬其將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孛羅帖木兒○  
四月 上巡幸中都改中立府爲鳳陽府徙府治于新  
城賜名鳳陽者在鳳凰山之陽也○五月詹同宋濂  
等纂修大明日曆成凡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爲皇  
明寶訓五卷○七月李文忠督兵攻大寧高州大石崖  
克之斬故元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八月師  
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衆百餘人馬駝牛  
魯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蒙哥及其金印并司徒  
荅俊海平章把都知院忽都等○海上倭寇有警命靖  
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

船俘送京師○特有人上書言鎮守北平淮安侯華雲  
龍之過者 上命都督何文輝代之雲龍回京卒葬以  
侯禮○九月成穆孫貴妃薨詔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  
云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上以爲禮近人  
情命諸儒臣編考諸書以報於是 上親定制子爲父  
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  
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名曰孝  
慈錄 上自序之○十月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  
陽 上謂太師李善長曰濠州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烟  
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

取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居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爲已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詣鳳陽命官監墾田畝以善長同列侯吳良周德興等總督之○十一月甘露降于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按劉基甘露頌稱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于鍾山沾潤草木瑩若凝脂五年十一月又降今年春仍降如初  
帝德動天禎祥連年屢降如初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已  
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紀七年

但才疎德薄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殃者朕失撫養存恤蓋軍士爲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沒于戰場屍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成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失奉養者有之亦朕過也興言及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各令具名以聞朕當會居存養使不失所

莊誦此詔卽大禹飢溺由已之心卽文王發政施仁之心卽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之心歷考三代而降人君子惠困窮惠鮮鰥寡未有如我 聖祖者

官功臣庶子誥曰古者爵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於洪武三年定功行賞法前王之制今已數年暇中秉鑑窺形貌已蒼顏皓首矣靜思曩者髮烏氣壯當群雄擾攘之秋披堅宵晝提三尺之鋒鏑帥大軍而四出其野宿風餐與諸功臣立命於白刃之秒鏖戰于猛士叢中其患難之苦狀備知之且朕有天下諸子皆封王爵立國方隅惟功臣庶子無所活者有之所以朕為諸臣庶子慮恐後無依故敕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倘後有能捍大患而禦奸侮則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數內或內有不恭而怠事者則律如憲章

乙卯洪武八年正月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糧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飢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為吾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三月命御史



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致治在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爲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時上以爲天下旣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於是雖窮鄉僻壤莫不有學

世建曰天生烝民立之司牧惟教與養二者爲急比

事以觀自三代而降教養兼盡未有如我 聖祖者矣

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原朕常設置有司頒降條章使教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往往給由赴京者皆無桑株數目學校緣由甚與朕意乖違特敕中書令有司今後敢有無農桑學校者論擬違制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如律究焉○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

按功臣本傳曰永忠以豪傑茂爽之才虎視鷹揚之勇濟之以訐謀宏遠之畧而成乎光大奇偉之勛觀

其殲友諒於鄱陽繫士誠於吳會服國珍而擒友定  
靖兩廣而縛明昇降王破國於指顧之間斬將塞旗  
于談笑之頃收聲定價豈直開國之元勳雖千古之  
名將不是過也永忠論功當封公 太祖謂其使所  
善儒生窺朕意何以邀封爵止封爲侯而終復獲譴  
以沒豈其所以居功者未盡善與

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先是 上欲相胡惟庸基以爲不  
可旣而 上竟相惟庸基大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  
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庸  
潛蓄奸謀深惡基乃遣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

腹中如卷石基以白 上 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

篤 上御製文一通遣使送基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  
十五基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伺服闋卽  
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謂次子仲景曰胡惟  
庸必敗我欲奏遺表無益也日後 上必思我待有問  
當密爲我奏其畧以爲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政寬  
猛當如循環耳幸 聖主留意基剛毅慷慨有大志每  
遇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  
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 上天威嚴重惟基抗  
言直議不以利害撓其中 上亦甚禮基常稱爲老先

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基密  
爲救解而免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所著有郁離子  
覆瓿集寫情集犁眉公集○時丞相胡惟庸專恣以禮  
部員外郎吳伯宗剛直不屈惡之坐事出之鳳陽伯宗  
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  
久爲國大蠹辭甚切直 上覽其奏卽召還○九月詔  
改建大內宮殿 上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  
世窮極侈麗習尚華麗去古遠矣朕今作室但求安固  
不事華麗凡彫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久  
永使于後世子孫守以爲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

廢財以事游觀之樂朕決不爲之其勅有司如朕之志  
○十一月甘露降于圓丘青松之上時 上詣齋宮省  
視壇場親觀甘露凝枝懸垂上下有若明珠命採而嘗  
之入口甘如飴糖詔群臣從行者共採食之儒臣咸獻  
歌詩以頌德 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  
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觀妖而能懲妖未必  
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蒙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  
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  
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因著甘露論以示羣  
臣○發罪人工役屯種於鳳陽令各處人民雜犯死罪

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賊及  
犯私罪當罷職者發鳳陽屯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  
年然後屯種○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寇遼東都  
指揮馬雲萊旺知其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等嚴兵  
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  
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  
王富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  
之納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  
下挑戰城上發箭射之乃刺吾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  
大沮納哈出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

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治柞河遁歸葉旺策其將退  
先移兵作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塞十餘里沿河疊冰為  
墻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沮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  
陷馬奔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捲旗登兩山間蓋  
以聞砲即豎旗令指揮周鶚等各肅兵以俟四顧寂無  
人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  
旌旗蔽空鼓聲震動矢石雨下虜駭倉皇北奔趨連雲  
島遇水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窞中途大潰馬雲亦於城  
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  
甚眾旺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

皇明通紀卷之二  
僅以身免

丙辰洪武九年春遣使齎敕獎勞遼東諸將擢馬雲萊  
莊並爲都督僉事○三月詔免河南北平山西陝西浙  
江江西福建湖廣等省安慶揚州徽州池州等郡今年  
稅糧○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  
備元逋臣伯顏帖木兒上諭和等曰自古重邊防邊安  
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連西北與胡虜  
接境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卽入爲寇待其入寇  
而後防之則塞上之人必然受害故常令邊將嚴爲之  
備復恐久而懈怠爲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

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  
○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請和上命諸將悉還  
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備之○四月伯顏帖木兒果犯邊  
友德設伏大破之獲士馬輜重無算○六月以宋濂爲  
學士承旨諭之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  
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  
取子孫官之以子璉爲中書舍人孫慎爲儀禮司序班  
復以濂艱於行步選良馬以賜之上親作馬歌詔群  
臣咸作之以寵耀焉濂素寡飲嘗侍宴上強之至三  
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

皇明通紀卷之三十三  
三十九  
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

恭閱 御製文集誥文有曰爾濂雖博通古今惜乎臨事無為每事牽制弗決若使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甚有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從久矣特授卿翰林學士承旨爾宜懋哉

聖誥如此蓋不以所長掩所短不以所短棄所長也時欽入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刊下詔求言於是山東布政使吳印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大素等皆應詔上書陳言 上擇其可行者施行

之吳印鍾山主僧也有文學 上親選命蓄髮拜官徑

授方面寵之甚厚所言多從○時又有山西平遙訓導

葉居昇

字伯臣

上言三事尤切直云居昇浙之寧海人

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言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萬言書言三事其畧曰分封太多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大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

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平允豈易得哉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遂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撫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用而所用或非所學泊乎居官一跌于法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于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

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之不正朝夕異令賞罰不准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所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禍亂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晉周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為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也書奏上怒其疎闇我骨肉逮繫刑曹問狀病死獄中○八月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一人守之三年一遣使致祭○改各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議將征雲南命潁川侯傅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

等處修治城池關梁於是金筑普定中岬乾溪等寨酋長皆相率來降○十月詔改建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國初立四親廟 德祖玄皇帝廟居中 懿宗居東第一廟 熙宗居西第一廟 仁宗居東第二廟至是始定此制前為正殿後為寢殿九間以一間為一室奉安各廟神王時享歲祫則設累朝帝后衣冠於神座而祀之○吐蕃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十二月命衛國公鄧愈為征西將軍都督沐英為副將軍總兵往討之

丁巳洪武十年正月進封湯和信國公食祿三千石世襲

襲○二月學士承旨宋濂致仕歸金華○四月鄧愈沐英等至西番分兵為三道併力齊入番部川藏覆其巢穴窮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命監察御史李鐸往誠意伯劉基家取其觀象玩占天文諸書先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書緘藏石室中伺服闋上進及鐸至璉即日出諸石室悉取送官從鐸赴闕言其父遺命 上喜欲官之璉以未終制辭甫釋服即除考功監丞尋兼監察御史復擢江西叅政○始定天地合祀之典先是郊祀一如周禮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丘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



多變異 上因覽羣議獨斷於衷謂天地猶人父母爲  
子之道致父母異處安得爲孝乃採古明堂遺制卽園  
丘之舊壇爲崇宇名曰大祀殿并列合祀六宗之神各  
築壇以從饗每歲正月擇日而行禮焉○秋南番淡巴  
國入貢○九月敕中書省免浙江今年秋糧以去年水  
災人民艱難故也○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  
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知治天下者  
無逸然後可逸朕卽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免待旦卽臨  
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  
象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卽

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順天命不敢  
故耳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  
肱旣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爾群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置通政使司掌出  
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曾秉正爲通政使○十  
月衛國公鄧愈自河州班師至壽春愈以疾卒計聞

上哀慟追封寧河王諡武順 車駕臨奠親擇視葬地  
命配享 太廟仍肖像祀于功臣廟愈器量宏偉沉毅  
謙恭慎密臨大敵而不惧有大功而不矜禮賢下士寬  
惠愛人所歷宣德宣城徽嚴饒撫南昌襄陽八郡之民

皆懷其德○封沐英爲西平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  
世襲○都督僉事濮真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真鳳陽  
人國初從舉義以忠勇被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征高  
麗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真厲色曰吾爲天朝  
大臣視爾夷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  
真大罵曰夷虜爾害吾吾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  
夫有赤心肯汝屈耶卽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初意止  
欲迫脅真耳不虞真之死也真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  
罪并歸真從行軍士 上曰濮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忠  
節可喜追封樂浪公諡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群將志邁

雄師時真子璵生甫數月卽襁褓中封爲西梁侯以報  
真功○有內史以文事內庭者從容言及政事 上怒  
責之卽日遣還鄉終身不復用論羣臣曰自古賢明之  
君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  
習嬖幸得預謀者况闈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  
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  
而佞僻專忍其體態也苟一爲所惑以不之省將必假  
威福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  
者多矣朕常以爲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洒掃不  
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

之所以懲將來也乃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云

傳信錄云 高廟舊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 宣廟

始以翰林官教之於內侍監 二聖之所處皆有意

焉然以臣之愚觀之 高廟元思患建謂 聖祖此

諭曲盡闡寺之情深得處闡寺之要萬世 聖子

神孫宜寫一通置之座側

四川松藩等處蠻寇爲亂命御史大夫李玉爲平羌將

軍帥師討之

戊午洪武十一年正月給朝參文武百官牙牌懸帶出

入以防奸僞○李玉討松藩蠻平之置松州衛戍守其

地○北平有警命信國公湯和率烈侯韓政郭興俞通

源黃彬等練兵臨清以聽調遣○四月命江陰侯吳良

督造 皇堂於陵所 上以前所製 皇陵碑記皆儒

臣粉飾之文不足以爲後鑒乃親製 皇陵碑備述昔

日之艱難以示後世 上微時同里有劉繼祖者常助

其不給且與善地以葬 皇考妣卽今之 皇陵也及

上得天下切念劉之恩欲報之而劉已亡矣追封爲義

惠侯妻婁氏爲義惠侯夫人親撰誥文具道其事仍親

撰祭文遣官祭之○八月南番彭 國及百花國各遣

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二國前代皆未嘗通中國○詔

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徽州六郡及長興安吉宜興江陰四縣今年秋糧○西番洮州等處戎寇爲亂命西平侯沐英爲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王弼金朝興吳復張龍萊昇謝成章溫周武曹興等統兵征之首取甘朶降其萬戶乞失迦夷其部落俘獲無算洮州十八族番鬼三副使汪舒朶酋只阿烏阿卜商等據納鄰七站之地英等進兵擊之○十一月臨江侯陳德卒追封杞國公

己未洪武十二年正月沐英等兵至洮州古城番酋三副使等率衆遁去我師追擊敗之斬磧石州叛逃土官

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遂于東籠山南築城戍守旣而番寇引兵來敵我師大敗之生擒三副使等俘斬數萬人獲馬二萬牛羊橐駝二十萬得納隣七站之地歸於職方置洮州衛設官領兵守之○五月靖海侯吳禎卒追封海國公 上親臨奠塋塑像祀于功臣廟○命都督僉事張赫督遼東海運代吳禎○閏五月敕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况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少隙使

彼得以藉口符至之日聞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若我  
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  
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詔以北平久不雨今年之夏稅秋糧盡行蠲免○六月  
沐英等班師至京 上以諸將征西有功封藍玉爲永  
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葉昇靖寧  
侯謝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  
金朝興宣德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上  
又以都督仇成積有功勞封安慶侯亦食祿二千石子  
孫世襲指揮使○八月遣使齎諭宋國公馮勝時督

建周王宮殿於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以其時民當種  
麥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  
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  
也過此則天寒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誠恐小  
民之怨咨也敕至卽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  
十月定致仕官處鄉黨之禮惟於族內序尊卑如家人  
禮其於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  
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  
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以官禮謁  
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永嘉侯朱亮祖鎮廣東所爲

多不法事番禺知縣道同上言其數十事皆實 上徵  
還以其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京師未幾病卒仍以  
侯禮賜葬

庚申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謀逆誑言所居井  
湧醴泉邀 上往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史雲  
奇知其謀乘輿將西出奇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  
勃舌馱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搥捶亂下奇垂  
斃右臂將折猶尚指賊臣第弗爲痛縮 上方悟登城  
眺察則見彼第內裏甲伏屏帷間數匝 上亟反遣兵  
圍其第罪人一一就縛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及都督

李玉等皆伏誅 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  
賜葬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洒掃戶六人○胡惟  
庸辭連韓國公李善長羣臣請罪之 上曰朕初起兵  
時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  
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  
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此吾初起股肱心腹吾不忍罪  
之其勿問惟庸又語侵吉安侯陸仲亨 上曰朕初起  
兵時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亂兵所掠持一  
升麥藏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  
封侯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惟宋

濂孫宋慎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 上怒欲誅之 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愬况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 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年七十二濂博極群書名滿天下文傳四夷而於佛老之言尤深研究所著有潛溪集芝園集龍門子無相謄語等書傳于世○華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設陞六部爲正二品衙門分理天下庶政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 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

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類彼此譔譔不致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重以後子孫萬世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卽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二月命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吳中自昔號稱殷富元末張士誠據以爲資與王師相抗者十餘年 上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耐寇且受困於富室而更爲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曆付有司俾如其數爲定稅故蘇賦特重

而松江嘉興次之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時元僞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爲邊患上命沐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火脫赤等駭惑不知所措皆俯首就縛獲其全部以歸○四月命群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詔曰朕以匪德託於萬姓之上奉天勤民于

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宰輔失職肆奸擅權使賢愚陷於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成之不易首誅奸惡鋤根剪蔓爰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焉甚非上帝好生之德乃於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於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臺事○六月詔曰朕荷上天眷佑君王華夷十有三年倉廩盈府庫充皆吾民之所供今民未甦詔告有司今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糧盡行蠲免○遣使齎勅諭江陰侯吳良豫章侯胡美即胡廷瑞改名時良



董建齊王府宮殿於青州美董建潭王府宮殿於長沙  
諭之曰昨者 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爲先其王府  
一切役作宜皆停罷

按三代而降人君遇災而懼克謹天戒未有如我  
太祖者

九月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  
三品告于 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  
以徵至諸儒王本李祐襲敷爲春官杜政趙民望吳源  
爲夏官惟秋冬官未得其人以本等攝之每賜坐講諭  
治道且令圖其像各賜衣三襲又有待漏院記之賜旣

而王本犯極刑召前御史安然代之然以憂卒餘皆坐  
罪黜此職遂廢○詔列侯楊璟薛顯等赴北平督兵屯  
田兼往遼東訓練士卒

辛酉洪武十四年正月命魏國公徐達率諸公侯湯和  
傅友德耿炳文沐英等將兵出塞討乃顏不花至北黃  
河虜騎駭遁友德等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擒其平章  
別里哥樞密副使文通獲其部落人畜甚衆沐英領兵  
出古北口獨當一面克嵩州高州詮寧諸部過驢駒河  
獲知院李宣并其部衆而還○三月詔仍免應天太平  
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秋糧

皇明通紀卷之三  
莊誦大誥謂五府京師羽翼之郡肇基先勞之民天下既平數免征稅至是又詔免焉直至洪武十八年並免征夏稅秋糧嗚呼 聖祖所以優恤五郡之民者恩至渥矣民之愛戴當何如耶

創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爲里長餘百戶分爲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少事城中曰坊近城曰扇鄉都曰里十年一週每里編戶一冊冊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於百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遂

定制○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上謂廷巨曰夫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於此也○始定翰林院官制爲五品衙門先是設翰林院學士正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又有學士承旨及互學士待制應奉之設至是官制始定○五月湖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

請行時德與年老 上未之許德與請益力且彰其矍  
鑠狀 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  
者盡智勇勛力之所能及禦災捍禍終其身而後止若  
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嘆羨謂古有其  
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  
方擇將命師爾德與奮然請行朕憫與年老不忍煩卿  
卿乃固請爰命爲大將軍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  
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  
也○七月師至五蠻溪見兵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  
○時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荼毒傍

近郡縣 上議征之乃祭太歲諸神於龍江曰 上帝  
好生凡有國者必欽承而致之則民安物阜邇年以來  
西南諸夷歲爲邊民患斯患也稱自堯舜以至於今化  
弗循教征弗畏威蓋恃崇山之固險倚林木之深叢跳  
梁出沒虐良民而傷生今命江夏侯周德興充征南將  
軍安慶侯仇成充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毛其  
遣將發兵必欲摧堅撫順以清西南時德興方搜捕五  
溪聞是命卽偕仇成等移兵進討諸洞未幾皆平之德  
興還京 上賜慰勞賜田一庄○時天下大定邊境咸  
寧四夷百蠻莫不稱臣奉職貢惟雲南恃其險遠殺我

信使納我逋逃 九月朔命穎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爲征南副將軍率師三十萬往討之列侯吳復金朝興仇成張龍王弼都督張銓等皆從征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窺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雲南之喉嚨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

矣雲南旣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也師行 上出餞於龍江旌旗蔽江而上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桓等率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十一月進攻普定擒土酋安瓚羅鬼苗蠻犵狁聞風迎降○時閩南廣東羣盜爲亂勢猖獗命南雄侯趙庸率師討之○衢處溫三府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擒之并討平福安縣亂寇八千人○江陰侯吳良卒 上震悼輟朝親爲文祭之追封江國公肖像祀于功臣廟○十

二月傅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僞司徒平章遠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路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遠里麻見之大驚以爲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我師作欲濟勢遠里麻擁兵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岸上軍心動而陣亂友德等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泗者先之長矛蒙盾破敵軍

敵氣奪却數里而後敢陣我師旣濟整列進戰矢石砲銃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鉄騎擣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之生擒遠里麻死者不可勝計橫屍十餘里俘其衆二萬友德悉縱使各歸本業夷人見歸者皆喜憇而軍聲益震友德自率衆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率師趨雲南梁王聞遠里麻敗棄城走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寔是月二十四日也自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平而友德等兵亦敗諸蠻城烏撒初友德自曲

靖率兵循格孤山而北以通永寧之兵遂擣烏撒諸蠻時元右丞寔卜聞胡海等兵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河水以拒之既而海等造木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兵威振盛寔卜遁去友德令諸將士築城版鋪方具蠻寇復合兵來戰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我軍旣陣有芒部土酋率衆援之寔卜合勢迎戰我軍鼓譟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槊隊馬死我軍勢益奮蠻

衆力不能支遂潰斬首三千餘級寔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河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懼皆望風降附

壬戌洪武十五年正月沐英等率兵略徵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二月進兵攻大理克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頭龍足上下二關險要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之牢不可破乃令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綴下關爲犄角勢別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

遲明我軍踴躍歡呼賊衆驚亂斬關而入海師山上軍  
下攻之賊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鶴  
慶平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及摩些和泥等  
部相率歸附又畧建昌元平章月魯帖木兒降雲南悉  
平○前太子正字晉府長史桂彥良入朝獻萬世太平  
治要策十二事 上嘉納之○詔免直隸浙江及江西  
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稅糧

臣建恭觀 聖祖未卽位之先已有免民租稅之令  
矣自卽位至此十五年而捐稅之詔凡十餘下自漢  
文帝而降未有厚下愛民如此者

趙庸討福建南靖盜及廣東程鄉海陽龍川河源歸善  
及東莞諸寇盜皆平之○三月置錦衣衛及鎮撫司先  
是置儀衮司至是改爲衛所隸有大漢將軍力士校尉  
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  
司推鞠

按本衛鎮撫司後以非法凌虐將本衛刑具燒毀本  
衛官皆得罪以所繫囚送刑部

洪武二十年後復申

明鞠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

二十六年臣謂旣置

刑部三法司又設鎮撫司推鞠多此一司矣只宜依  
洪武晚年定制爲是且武夫粗暴其於鞠獄尤非所

宜

四月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上敕諭傅友德曰：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諸郡，蠻寇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屯兵守禦。○七月詔至，友德乃移檄沐英會兵進討之。大敗烏撒諸蠻之衆，斬首三萬餘級。餘黨懼相率來降。蠻地悉平，乃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司。○管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宣德侯金朝興征雲南卒，追封沂國公。○八月命安陸侯吳復充總兵官，平涼侯費聚為副統領，官軍普定等處勦捕，凡攻破蠻寨

數十，諸夷懾服。未幾，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聚署都司事。○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合，行移先是各布政司因舊弊，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錢糧軍需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上大怒曰：如此弊瞞我，遂大行考較。將各部尚書及各布政司各府州官多論死，輕者謫發充軍，或斷發工役。內外官僚坐累大半，遂議用半印勘合出納，閑防其勘合之制。令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門各置簿籍二扇，合空紙之半，照各方編寫字號，押印完畢，外號底簿發諸有行都布按司直隸府州衛所收掌，內號底簿并勘合紙本衙門收貯。



凡行移在外事務發勘合科填寫號紙下各地方比照  
硃黑字號相同將開去事件奉行完報如號紙盡絕照  
字號編接如前各該司府州衛候年終將發去勘合底  
簿拆粘具本奏繳仍具清冊一本送原發衙門以憑稽  
查比較遂爲定制

按此卽前代刻木剖竹防奸符契遺意良法也

是月丙戌 皇后馬氏崩 后性恭儉旣貴服澣濯之  
衣衾裯雖敝不忍易每製衣裳餘帛緝爲巾褥織工治  
絲有荒類遺棄者亦俾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謂  
曰生長富貴當知蚕桑之不易當爲天地惜物也 后

初未有子嘗育 上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  
數人愛如已出及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接妃嬪以下  
有恩被寵顧有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  
勉令務學諄切懇至諸王有以衣服器皿相尚者必切  
責之 上以威武治天下 后嘗濟之以寬仁 上每  
前殿決事 后必潛聽之如聞 上或震怒回宮必詢  
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 上位已有衆子正好  
積德不可縱怒致殺死者寃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  
國祚亦長久 上從之決事多從寬文正鎮江西荒淫  
無度 上誅其左右取文正回京欲罪之 后諫曰文

正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多有  
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強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况乃  
骨肉親姪縱有罪亦當宥之 上曰后言是也後文正  
復出怨言 上欲廢之 后又極諫而止吳興民沈萬  
三家富敵國 上嘗因事欲殺之 后諫曰彼固富可  
敵國然未嘗爲不法事柰何疑而殺之甚切遂得  
不死但流之於雲南而已 上幸太學還 后聞太學  
諸生有携挈妻孥者無所仰給勸 上賜以月糧給其  
家遂爲永制至是 后病劇不肯服藥 上強之終不  
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 陛下

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  
死地也 上曰第服之縱萬一無效吾當爲汝貸之耳  
后終不服藥而崩年五十一 上慟悼終身不復立后

○九月葬馬皇后于鍾山孝陵謚曰孝慈皇后

臣按自三代而下創業興王之后未有如我 高皇

后之賢聖者故備著之永樂元年六月加謚曰孝慈  
昭憲至仁文德順天順聖高皇后

雲南諸夷復叛沐英討平之先是大軍旣平雲南卽分  
兵四出攻諸蠻部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  
爲叛謀有士官楊苴者尤桀黠給其下曰總兵官已領

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圖也糾集蠻衆二十萬來攻進逼  
城下守將都督謝熊都指揮馮成督士卒嬰城固守多  
置強弓弩於陣上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賊不能  
攻遂爲困城計時沐英駐兵烏撒聞之卽遷驕騎一萬  
還援至曲靖先遣一健卒潛入報城中爲賊所得詰之  
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衆駭愕轉相告報拔營  
宵遁走安寧晉寧江川等處復據險樹寨欲謀再舉英  
調兵悉勦殲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  
定雲南復平○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  
住持慶壽禪寺

按道衍卽姚廣孝也姑蘇人幼出家爲僧好讀書工  
詩文遇異人傳術能預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

太祖擇名僧輔諸王 文皇帝時爲燕王廣孝自請  
於 文皇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

王戴也旣而文皇自求廣孝於 太祖許之盖王上

加白乃皇字是時廣孝已知燕邸異日之必有天下  
爲皇帝矣洪武末靖難兵起皆廣孝之謀也永樂初  
由僧錄司左善世徑擢太子少師輔導東宮復其姓  
名竟不蓄法娶妻卒卒贈榮國公謚恭靖配享 太

廟按姚廣孝之遇 文皇猶劉基之遇 太祖皆佐

命天畀非偶然也

傳信錄記洪武末姚廣孝在燕侍 文皇帝宴時天

寒甚 文皇帝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

冰廣孝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是主 文皇

大喜及靖難師將起令擇日必須某月某日某時方

可舉事至期疾風暴雨 文皇謂廣孝曰出師大風

雨此兵家之忌也廣孝對曰 聖殿下是個龍正要

風雨大方助得勢頭起臣豈不先知今日有風雨哉

急行毋緩其後果驗

十月置諫院官以耆儒劉靜閑賢爲左右司諫兼春坊

左右庶子趙肅何顯周爲左右正言兼左右諭德○十

一月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

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

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爲東閣大學士○十二月封

都督僉事李新爲崇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命長興

侯耿炳文延安侯唐勝宗巡視陝西城池督軍屯田訓

練士卒陝西二十二衛校卒凡一十萬六千餘人得驍

勇騎士二萬人習馬二萬三千五百疋

按國初備邊惟以督軍屯田訓練士卒二者爲急此

兵食所由以足夷狄所由以畏邊境所由以安萬世

所當法也

癸亥洪武十六年二月命魏國公徐達率列侯郭興趙庸薛顯周武謝成等巡撫北邊訓練士卒○吳沉等進精誠錄先是上謂沉等曰朕閱古昔帝王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以類編輯至是書成上之賜名曰精誠錄○命復鳳陽臨淮二縣民雜差○傅友德等平蒙化府鄧川州破佛光砦過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偽平章高生復平麗江府平津等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千

餘級蠻民降者四十萬戶上以雲南平命耿炳文汪諭傅友德班師沐英留鎮雲南麓川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徵者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入見恂等年皆七十餘上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輔導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固辭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一日賜敕放還

殿閣詞林記廖道南曰粵自商山茹芝冥鴻寥落上

下千載數人而已思誠賜敕恂詮被寵龐眉皓首安  
車蒲輪雖竹帛所書圖畫所傳何以加焉

十月給諸番國勘合 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  
真偽難辨遂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俾往來俱有  
憑信稽考以杜奸詐之弊但遇入貢咨文具於所經各  
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於是暹羅占城琉球  
等五十九國俱給勘合文冊○安六侯吳復卒于貴州  
追封黔國公塑像祀于功臣廟○鞏昌侯郭興卒追封  
陝國公興一名子興以與滁陽王同名故止名興以別  
之

按興之父名山甫善鑑人 太祖龍潛時常過之山  
甫驚異急具饌與交懽酒酣跽 上備陳天表之異  
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 上去山甫語諸子吾視  
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始知所以此公宜謹  
事之復以女入侍後爲皇寧妃 孝慈崩嘗攝六宮  
事山甫追封營國公次子英亦封武定侯德成驍騎  
指揮

十一月建滁陽王廟于滁州以報祀郭子興子興女亦  
爲 皇妃生蜀王及豫王如意王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三

終







